

自序

我寫過幾部民國人物傳，第一部「吳佩孚傳」寫作時正當中日戰爭剛開始，我特寫這個毀譽參半的過時軍人，意在借重他不勾引外援之一點，警惕當世野心家莫做吳三桂的一流人物，隨後寫得興起，又寫民國初期的「六君子傳」。實在這幾部書都不是個人或數人的傳記，各有其時代背景，不過提出這一時代的一個或數個特殊人物為中心，把民國初期的政治和軍事史連繫起來。

我寫個人的傳，還是自這部「蔣百里先生傳」始。但還是有時代背景，因個人和時代是不可分的。百里先生以一介書生，受中東、日俄兩役的刺激，才決心棄文習武。他一生以國防為其中心思想，以建軍工作及軍人之精神教養為其不貳職志，絕無個人權位之私，不愧關心國家安危的民族先覺。民國初期他作育過不少的軍事優秀人才，抗戰時期他又發表過不少的不朽的言論，但終身未見大用，不能完成他建軍和鞏固國防的偉大理想，論者比之於賈誼、屈原一流人物。

國家需要這麼一位志行忠潔和學識優長的軍事人才，歷來的當局也都很敬重他，但都不能用他，偶然用他時又祇當作政治飾品，有其名而無其實。他的才名洋溢中外，門生故吏滿全國，生前備受推崇，逝世後予以追思。但從反面看起來，政府當局善善而不能，絳帳中人對外作戰雖有功而勇，也不少，個人之名成而國家之名毀，我想他死後必不瞑目。

學成不能問世，有志不克竟成，還責任一半應由他自己負，因為他的書生習氣，的當局負，他們要狗才而不要人才。

今天距先生之死將及十年，距先生的求學時代忽忽五十餘年。今天我們的國防，比甲午時代如何縱然說有進步，但我們祇進了一尺一寸，別人已邁進數丈之外。今天面臨着立體戰爭和原子時代，我們能與人爭一日之短長嗎？

中國在內戰時期演習戰爭，爭達二十餘年，最後因人成事才打倒了蹂躪國土的敵人。敵人剛退出去，內戰又打起來，今天越打越勤，看看倒下來了的敵人快要翻身起來，又充遠東舞台上的「要角」。二次世界大戰方了，三次大戰之謠又起，我國忝為世界五大強之一，莫說國防空虛如故，連軍人自知其本位的也還不多。中國兵額居世界之冠，占國家歲出百分之七十五，而戰後的今天，我們不但對世界和平不能有所貢獻，且自身尚為和平的一道暗礁，仍如戰前一椽，扮演着國際舞台的一個悲角。國人口口聲聲自力更生，事實上無日不在進行着自掘墳墓的工作！

所以我們認為建立國防和軍人之精神教育，其重要性不但不比戰前減低，且更有急起直追之必要。因此我們速想到先知先覺海寧蔣百里先生，希望有人繼承他的遺志，實現他的理想，把一個支離破碎的中國，造成一個足以維繫世界和平和舉足輕重的富強國家。

蔣百里先生傳

蔣百里先生傳

- 一 浙江求是書院.....
- 二 士官第一.....
- 三 德國見習軍官——參加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外交祕密.....
- 四 禁衛軍管帶——東三省的軍事總參議.....
- 五 保定軍校校長——自殺之一幕.....
- 六 情場的勝利者.....
- 七 從南下反袁到蔡松坡將軍的死.....
- 八 研究學術的黃金時代.....
- 九 歐遊返國後的五四運動和聯省自治運動.....
- 一〇 吳佩孚的參謀長.....
- 一一 五省聯軍也垮了.....
- 一二 中國建軍的幾段過程.....
- 一三 「東不如西」.....

- 一四 獄中生活……………一一四
- 一五 一二八以後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- 一六 青島試騎湯山就浴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- 一七 暢游歐美……………一四四
- 一八 空軍獨立論的支持者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- 一九 西安事變的不速客……………一六八
- 二〇 蘆溝橋的烽火……………一八〇
- 二一 他成了外交界的一位鬥士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- 二二 迷途遇仙記……………二〇二
- 二三 又是抗戰論壇的祭酒……………二〇九
- 二四 冷客目擊的一癩……………二一七
- 二五 陸大的代校長……………二二八
- 二六 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」……………二四一

菊籟 蔣百里先生傳

浙江求是書院

前清末，杭州出了個一門三翰林的佳話：名翰林陳豪的長子漢第字仲恕，次子敬第字叔通，先後都點了翰林。後來仲恕主持杭州有名的求是書院，蔣百里便是該院的高材生，該院即現今浙江大學的前身。

二十七年百里奉命代理陸大校長，由長衡道出桂林的時候，忽然想到老師陳先生以高齡避難上海，靠着畫竹子維持一家人的生計，近况當然很清苦，便由中國銀行匯了五百元接濟陳先生。陳領到匯款的第三天，早起翻開報來看，看見他的得意門人病逝宜山的噩耗，就像暴雷從他的頂門劈下來的一樣，他為國家培植人才，培植了這樣的一位多才多藝的軍事家和文學家，而後進人才從百里手中培植出來的更不知有多少，國家正在危急關頭，而百里撒手以去，無論公誼或私情，陳老先生心裏的難過都是不言而喻的。

我訪問陳先生是三十六年春末夏初的一個佳日。他年已七十四歲，精神兀自那樣的飽滿，在戰後激流濁浪之中得見這樣熱情充沛的長者，我不禁引為愉快。他對百里的早期史說得很詳明，從他的記

憶和談述之中臉部常泛著無限的傷感。

隨後我遇見百里的老窗友錢均甫先生，他和百里同年生，也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，但一點不顯得蒼老，有循循儒者的風度。他和百里訂交於己酉，那時彼此都祇有十八歲，以文字互契而成莫逆。百里東渡求學的那年，託錢先生每逢假期到破石代省他的老母，他倆的交情從小到老是不同恆泛的。

根據這兩老給我的材料，我便能攙漕百里童年時代的輪廓。我寫「百里先生傳」，不想刻畫他成一個舊式的傳記人物，用「生而歧嶷」，「具有宿慧」等等字眼來烘托他的天才。當然，人類的天才有豐有齋而幼年生活也各自不同，不過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時代的背景和家庭的環境，凡個性之養成、思想之孕育及未來事業之發展，與其說受着天才的支配，毋寧說時代和家庭的影響力更大。

百里出生於浙江破石鎮唯一的大族。他生於光緒八年，生下來就丁着內憂和外患的幾個大關頭。他的祖父光煦有很多的兒女，不幸他最愛的小兒子得病早殤，他痛心不捨，殮時在亡兒的路膊上做了個暗記，祝他「下世再來」，果然不久又得了個晚子，就是百里的父親學煊。學煊生下來後，不但相貌像亡兒，連聲音動作無一樣不像，這是血統上當然有的事，但是光煦却認為明月再投懷抱，比普通人愛憐少子之情有過而無不及。

人類沒有永恆的愛憎心。學煊從小患有軟骨病，右臂不能舒卷自如，父親的愛便由沸點降到零度。學煊在一家人的歧視之下，一度忿而出去，想到廟裏當和尚，走到半路上被一僧人執勸了回來。那位先

生以行醫爲業，就把學煇帶回家授以岐黃之術，後來把女兒嫁給了他。從此學煇往返於海寧海鹽之間，靠着行醫維持小家庭的生計。

學煇染疫謝世時，百里才祇十三歲。他的母親是個知書識字的女人。根據科舉時代的一般心理，都以讀書做官爲揚名顯親的階梯，所以一燈熒熒之下，機杼聲與書聲相應和，是百里童年生活的寫照圖。本來有天才的人不一定就是好學的人，百里是大家庭中的不幸者，童年的一部辛酸史却養成了他堅忍耐勞和好學不倦的終身習慣，却未嘗不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
兒童沒有一個不愛聽故事的，百里自非例外。太夫人課餘向他講述封神榜西遊記，他感到濃厚的興趣，他的記憶力和模仿性都很強，得閒溜到鎮上小茶館裏，出人不在意地站在飲茶的方桌子上，滔滔不絕地向茶客們講述姜子牙登台點將、孫行者大鬧天宮的故事，他儼然一個「臉上都帶戲」的大名伶，講到情節緊張處，倏地小圓眼兒一瞪，小辮子一抖，把茶客們都逗得笑了起來。他後來長於演說未嘗不是小時候訓練成功的。

召集里弄中兒童，編爲兩隊人馬，演習行軍和戰鬥，是他的課餘遊戲之一。他儼然是個發號施令的大將。常常因戰鬥行爲撞傷了某家兒童，那家兒童的家長跑出來問罪，全軍便譁然潰散，而大將亦悄然不知去向。

十八歲的那年，他考中了秀才。做秀才就有坐蒙館的資格，他無力繼續應考，便在距鎮五里的伊橋

錢孫家做了塾師。他有一個族人在桐鄉也做着面壁稱尊的獼猴王。他因事往訪，剛巧那家辦喪事，族人忙得不能抽身，他在書房裏候得實在太無聊，信手翻看案頭的書消遣，無意中翻得一紙桐鄉縣令的觀風卷。原來清朝習慣，新官到任後出題目考試當地的士人藉以物色人才，名曰「觀風卷」。那位桐鄉新縣令方雨亭便是後來的民黨健將方聲濤的父親。百里把題目抄下來，帶回伊橋鎮，寫好文章如期繳卷。

這篇文章引起了方縣令大大的稱賞，考取超等第一名。方要面見這位才氣縱橫的神童，派員調查了他的地址，請他到桐城相見。在那官權極重的時代，一個縣令的地位，老百姓看起來竟像一尊活佛的一樣，這件事馬上轟動了硤石和伊橋兩鎮，引為無上光榮。

方和百里一接談，才知道他做教書匠的動機是為貧。方的頭腦很新，不主張循着科舉的途徑取功名，而以「天才不可埋沒，應求實學以成國器」勉勵百里，這樣的話當然是百里所願接受的。方正準備進省接洽公務，就把百里帶了去，介紹他進求是書院，一切費用由他負擔。

說起來很奇怪，浙江為人文薈萃之區，而清朝末年，浙江文化之啓迪與民族意識之發展，却是幾個福建人推動的，這幾個都是當時極著政聲的好官，如杭州知府林迪臣、海寧知州林孝恂（林宗孟之父）、桐鄉縣令方雨亭等。求是創立於丁酉年（光緒二十三年），創辦人就是提倡新學的林太守。林在杭州一共辦了三個新學堂：（一）求是相當於大學或高中程度，（二）養正書塾等於初中或高小，（三）蠶桑職

業學堂，聘有日人爲教師。這三個學堂的優秀份子，由林選拔出來，資送日本留學。

凡是這三校的學生，人人必讀「求己錄」一書，這部書是林自己編撰的，書中搜集中國自古以來的恕道精神故事，勸學生明於責己，修身而及於家國。方與林爲同鄉好友。方的政績最爲人津津稱道的，就是審案不須跪。他的縣衙門裏用了個不識字的裁縫做號房，他以爲不識字的人是不會舞弊的。

誰都知道，甲午戰敗是中國人心轉向的一大關鍵。此後人人都知道變法圖強爲不可緩，連巽懦無能的光緒帝，雖格於母后的淫威，也居然春霆乍震，破格登用新政人才了，這是維新派炙手可熱的一個時期。但由於光緒求治的心太切，新人物的政治經驗不足，剎那間便有戊戌政變的慘劇發生，這一幕給中國人民的刺激更深，種下了清室覆亡的遠因。從表面看起來，維新運動是被西太后壓下了，可是它的潛勢力自朝而野，自海內而海外，其活動範圍比前更爲廣大，造成了烈火燎原的新局勢。

求是書院承新學之餘緒，林方諸人也就是戊戌新政的孤臣孽子。今天看起來也許對新政運動無好評，但時代的巨輪是向前推進着的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背景，那個時代他們自不失爲憂時傷國的有心人。政變後清廷視新學爲洪水猛獸，辦新學的人都是他們心目中的亂臣賊子，所以求是存書院之名，而不敢公然稱學堂。

百里入院在庚子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）秋天，是個二十歲不足血氣方剛的少年。當喪權辱國的苦悶時代，統治層不但不知有所警惕，反而賄賂公行，稅政百出，祇求個人的逸樂，罔顧國家的安危，馴至開

倒車勵行復古運動，遂如止沸揚湯，激發了濟湃一時的民族潮。此後人心厭談改革，認爲非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剷除那個腐惡機構，中國不會有起死回生的轉機，換言之，人民已由憧憬新政而趨向革命，清廷的種種措施，不啻自掘墳墓，爲千古統治層沒落的一個公例。

求是的監院一職就等於現在校長的地位。前任監院陸懋勛字勉齋，戊戌年點了翰林，該職由陳仲恕補充，這人就是百里早年的恩師陳老先生。庚子年陸又回到杭州來，仍然想主持求是的事，而翰林公照例不能由知府派委，林太守乃在監院之上特設聘任總理一席安插他，這也是中國人因人設事的老作風。此後監院擔任教務、文書、齋務等項，像現在各校的教務長兼祕書一樣。

求是分內外兩院，中英文俱佳者錄入內院，共有學生三十餘人。百里曾習法文，對英文爲門外漢，被收入外院，外院共有學生一百餘人。入院後第一試題爲「殷書頑民頌」，百里仿離騷體行文，第二試題「漢晉士風不同說」，兩試皆列冠軍。此後百里文名大噪，有硤石才子之稱。

求是每月收學費二元，膳費二元四角。方縣令一共保送了好幾名學生，一切費用都由他捐廉供給，百里是他最得意的一名。他不久由桐鄉調任麗水，每次進省必到求是來，帶書籍和錢供給百里。他一再游揚百里之名於林太守，所以林也知道求是有這樣一個頭角崢嶸的好人才。

人才和奴才所走的路線不同，奴才忠於個姓而不知人間有羞愧事，其對象爲富貴利達，人才則具有崇高的人格和正義感，忠於國家及民族，所以統治層往往視之爲思想不良份子，防範他惟恐不力。那

時求是學生有不少偷閱禁書東華錄及維新派刊物新民叢報的，他們對維新與革命兩大陣線還沒有深刻的認識，祇覺得抨擊時政的文字最合他們的胃口，他們暗中組織勵志社，秘密開會演說，而百里就是危險份子之一人。

一天陳君見百里於私室，低聲語誡他：「你對政治的不平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，但不可落痕跡，最忌形諸筆墨。」

那時候杭州有崇文、敷文、紫陽、東城、四座書院。百里課餘應考東城，閱卷者爲仁和錢塘兩縣知縣（今合併爲杭縣），陪閱者有杭州府幕高嘯桐（高夢旦之兄）、林琴南諸名士。（政變後恢復八股文，而高、林都是痛恨八股的。）百里五試皆列第一，六橋三等之間，無人不知道有破石才子蔣方震這個人了。求是總理陸勉齋點了翰林，而翰林公是最考究書法的。他命學生習楷書，每月至少交卷一次，由他親自評定甲乙。百里最反對命學生做寫字匠，他抄了一份求是章程，特意把「是」字都錯寫作「宇」字，用以刺諷學校當局不求「是」而求「宇」，這兩字東南人讀起來，音同而字不同。同學們看了都譁然大笑起來。陸總理格於衆議，不得已停止習字一課，但他把這個侵犯他尊嚴的頑皮學生恨入骨髓。

庚子年冬天，也就是百里入求是的幾個月以後，漢口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血案：先烈唐才常運動革命，不幸事機敗露，爲張之洞所殺。那次運動牽涉範圍頗廣，很多留日學生回國來祕密參加，求是學生中亦有與之通聲氣的，天天佇望革命成功的好消息，不料霹靂一聲，唐就義的凶耗傳出來，學生中

有不少爲之飲泣的。百里做了一首悼唐的詩，被總理陸先生發覺。陸本來就是個不同情革命的頑固份子，況與百里有宿嫌，便想借題除他的名。監院陳先生與之力爭：「依本院章程，成績最劣的才受除名處分，而這個學生的成績是最優的。此詩爲課外感時之作，算不了一回大事，不必小題大做。」

陸陳本有郎舅之親，爲着這問題幾乎鬧翻了臉。陳畢竟拗不過，而且拗得過，也怕將來另起風波，更於百里不利，便把這件事暗中報告林太守：「這學生在求是不能再住下去了，不如派他到日本去吧。」

後來有若干論者論百里終身不遇我，以爲是不對的。不錯，他一生充滿着熱力和活力，前者爲感情之母，後者則爲智慧之源，而兩者都出於自發性；但一個有天才的人如果一輩子不碰見掘發他的人，也許會湮沒無聞；世間熱情的掘發家很少，而百里早年的求學時期就一連碰見了三個：一爲愛才如命的方縣令，二爲以培養人才爲己任的林太守，三爲愛護人才無所不至的陳監院。百里學成問世後，一輩子未攬過大權，未做過什麼督軍、省長或什麼部長、主席，這或者又是人們悲其不遇的原因。我以爲一個人的遇合當視其學業之成就及其影響以爲衡，百里雖未做大官，却以此躲過了人事、應酬、造孽、扮鬼臉的種種動作，得以潛心研討學問、培植人才，迄今爲世所重，怎能說他的不遇呢？

以上所述是百里童年生活及求是學生時代的一個階段。我會過陳、錢兩先生後，又承百里的姪兒慰堂先生寄給我一紙年表如下文：

光緒八年（壬午）九月初二日寅時公生。公血光照字生沐，博學富收，刻有別下齋叢書，名暫海內。父學煥字澤久，候選國子監典籍，著有世懷集二卷。世居海寧硤石鎮。洪楊之役，廬燬書亡。生沐公謝世，諸父分就，故其於飲老屋結搆自立，澤久公獨出門從師。習醫以自活，轉徙平湖、海鹽間，歲或一返里，省視兄弟姊妹。光緒七年楊太夫人來歸，逾年生公。光緒九年（癸未）公二歲。父行醫海鹽城，貞屋天寧寺旁，公隨焉。公生而岐疑，貌白晰，日炯炯有神。四歲（十一年乙酉）太夫人授以方字。翌年（十二年丙戌五歲）授唐詩及四子書，琅琅成誦，越宿不忘，穎悟迥異常兒。十三年（丁亥）六歲。太夫人喜園稗官野史，暇輒爲之講解，公喜，輒以書中人自命，嬉戲模仿之。十五年（己亥）八歲。公家貧，硤石人張冷生延師課其子，公伴之讀。是年世誼查雲孫先生過鹽見訪，驚爲神童，許以次女妻之。公九歲（十六年庚寅）已畢四子書，開始讀經，能作三四字對句。十七年（辛卯）十歲，畢詩經，尙書，能作應制詩及制藝之起講。十八年（壬辰）十一歲。父命返里就讀於同族家塾，塾師倪勤叔深喜之。十九年（癸巳）十二歲。讀左傳、禮記、周易，所作應制詩文漸臻完璧，隨倪師習靈雅經，婉秀有致。二十年（甲午）十三歲。聞中日之戰，刺激甚深，其一生國防思想及棄文習武之動機，肇於是。歲暮父病沒海鹽寓次，公先期歸侍湯藥，聊哀扶機歸籍。時家貧甚，家難履憂，椎心泣血，公奉母歸居故里，仍就倪師讀而刻苦有加焉。二十一年（乙未）十四歲。母病，數延醫投藥罔效，羣古人割股療親事，陰封左臂肉煎湯進，母病良已。公謀創不慣，日就潰腐，猶隱忍待死，兼復汲水舂米，母疑焉，逼使前，強把臂啓視，則膿血潰敗絮糞透，始驚痛，抱公而哭，公亦哭。急爲延醫乃愈。二十二年（丙申）十五歲。公恥於甲午之役，於讀書外留心國事，閱普天忠憤集，常中夜嗚呼，矢爲國自効。二十三年（丁酉）十六歲。讀五經墨，文采斐然，里中耆宿多重之。二十四年（戊戌）十七歲。春應童子試，歷州府院八考，名均列前茅，夏補郡學生員。開康、梁法自強之說，心焉嚮往，乃搜求新出書報，晝夜觀摩，廢寢忘食。秋赴滬入新創之經濟學堂，研究法文、算術及中外史地等書。不三月北京政變，學堂奉

令停辦，公廢然返，是爲公所愛之。第二次打登，其民族意識，孕育於是時。二十五年（己亥）十八歲，奉赴伊權鎮，應聘爲孫氏塾師。其家有經世文編，因於課餘泛覽之，並應附郡各縣領書院月課。清明掃墓，使遺訪同族翁師，見案頭有新任桐鄉縣知縣方雨亭親風題一紙，計列三十，文體雖仍爲制藝、詩賦、策問、論說等項，而題意革新，均關實學，非博通載籍洞悉時事者不能措一詞，限期一月繳卷。公錄之返塾，如期賦稿，絲計數十萬言，託友寄數。及冬揭曉，取超等第一，再託友將卷領出，見全卷圈點甚密，朱墨淋漓，上有眉批數十條，卷尾總批百餘字，其結論則曰：「此真我中國之寶也！」茲書院校士恆例，計分三等：超等十名，特等二十名，餘爲壹等，其獎金及膏火制錢定額最高爲三千文，最低爲三百文。此次方令破例特定超等祇公一名，給獎金及膏火銀幣三十元，並派員訪公，促其赴桐鄉相見，蓋不惟重其文，且尤重其才，憂國傷時，旨趣相合也。此爲公生平所得之第一次機會。二十六年十九歲（庚子）春，掉小舟赴桐鄉，衣冠投刺，聞人傳語去衣冠，以便衣入，方令降階相近，榮貌溫存，堅留午膳。席間縱談天下事，公指陳得失，方大器重之，卽諭以辭職，速入杭州知府林迪臣所辦求是書院讀書。課餘再應林公所創之東城書院月試，比揭曉，又列冠軍，凡五試不易。公名洋溢杭城，推爲不世之才，志士爭與結契。入秋，林方更分廉俸促公東渡求學，公遂別母行。

百里出求是後，求是還鬧了一次大風潮，幾乎引起了嚴重的文字獄。原來作文有「自擬題」的一種，一次學生擬「罪辯文」一題，文中有關「國朝」「皇清」之處一律改用「賊清」，被旗籍學生舉發，杭州駐防旗營以兵圍院，將加以「大逆不道」的罪名。後由陳監院奔走呼號，才決定增收旗籍學生十名藉以監視全體學生，才把兵撤退了。這就是陳誥誡百里「救國不可托空談而召實禍」的用意，老威人的用意是很深遠的。

陳在求是的下落也值得一提：求是更名浙江大學時，撫台聘桐鄉勞乃宣爲總理，陳爲監督。陳以學生僅有高中程度，反對改大學，與勞的意見不合，乃出任杭州中學校長，就是林太守所辦的養正書塾所改的。

百里出洋的時候，國人負笈海外的風氣尙未大開，以一個窮書生，家中僅有老母，投身到舉目無親的異鄉，在族人看起來是不應該的，所以非議之聲四起。幸虧太夫人勉其行，才遂了他乘風破浪的遠志。

士官第一

在重文輕武的舊觀念之下，士爲四民之首，當兵的是市井無賴的下場頭。自甲午戰敗繼之以戊戌維新失敗，頑固的西太后不但想迎顏賊上列強，反而開倒車想利用妖匪擊退洋軍，以此召庚子聯軍入京之禍，帝后狼狽狂奔，留下了中國外禍痛史之一頁。百里於辛丑年（光緒二十七年）東渡，就是庚子的第二年。在時代浪花之下，他的心理和若干熱血之士是一樣的，三寸毛錐不能救國，投筆從戎此其時矣！

日本的武學堂，其初級有成城學校，後因中國留學生棄文習武之風大盛，又增設振武學校爲軍事預備學校。預備學校畢業後，入聯隊（團）試習名曰入伍生，日本人叫做士官候補生，試習期自半年至一年，爲下等兵至下士的試習；期滿後以下士資格入士官校，經一年或一年以上畢業後，仍返聯隊爲士以上的試習，自三月至六月，期滿後以少尉任用。百里入成城學校時，腦子裏閃動着的不是個人的功名富貴，而是國家整軍經武，轉弱爲強的遠景。

那時候日本是中國兩派政治鬥爭的大舞台：一方有中和的以康、梁爲領導的維新派，一方爲急進的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革命黨。雙方各有刊物，前者有清議報鼓吹君主立憲，後者有民報宣傳民族革命。兩派都是不滿現狀的，而中國人素重中庸之道，易於同情溫和派的政見，所以康、梁一派聲勢不弱。還

有浮動份子一會兒被憲政的狂潮捲到東，一會兒又被民族的巨浪打到西。百里未參加任何派，常以化名向民報投論文。

在此時期浙江留日生祇有三十五人。百里提議先組織同鄉會，然後出刊物名曰「浙江潮」，草擬社章及編著方針，均由他一氣呵成，且自任第一屆主編，執筆之士有汪熙（字叔明，百里入士官後，繼任浙江潮主編）、邵章、孫江東等。有一段節外生枝的故事：後來有人薦孫於袁世凱，袁預先打聽了孫的來歷，手持浙江潮一卷向孫說：「你的文章我早已看過了。」這是獨裁者察察爲明的舊作風，欲使人畏其威而不敢懷二心，這類作風一直維持了很久的時期。

百里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洋洋巨箸，從十八世紀的西方革命潮說到中國近代史，連載數期才載完。當時民間輿論多有痛恨西后而惋惜光緒的，這種與革命黨共鳴的作品還少見，而他配合中外引古說今的筆調也是少有的。

浙江潮一出，各省留學生紛紛仿效，湖北人所辦有「漢聲」，江蘇人即以「江蘇」命名，湖南人有「遊學彙編」，而愛國刊物之蓬勃一變，實以浙江潮爲其嚆矢。

清朝派送留學生出洋本來具有一種尷尬的心理，即一方把他們造就出來，致國家於富強之境，而這富強是建築在一姓尊榮之下的，一方又怕他們受革命黨的「煽惑」，因而危及皇朝的安全。他們對武學生限制更嚴，非督撫保薦不得出國，非官費不得入士官學校。日本學校根據清廷的請求，非由中國